## 黄元山

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商學院客席副教授

意見書:退休保障

當我們走過繁華的中上環,看到不少的老年人仍然在執拾紙皮,都會有戚戚然的感覺,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先進的社會,仍然有為數不少的老人家,不能生活得稍為有點尊嚴。據統計,現在九十多萬的長者中,有三十多萬是貧窮,而只有十多萬正在拿綜接;標準綜接是每月二千多元,拿不到綜接的十多萬貧窮長者只能拿每月一千元的"生果金"。我們可能都想,為這些生活在我們當中的比較有需要的鄰舍做一點事,我們這個社會是否都應該願意一同付上一點代價?

政府沿用的三大退休支柱,私人儲蓄,福利制度,和強積金,各有不足之處。香港的福利制度是否能涵蓋所有有需要的老人,有目共睹,而且,政出多門,有整合的必要。至於,強積金的制度,由於管理費昂貴,市民對此深感厭惡,不單不能鼓勵市民養成儲蓄的習慣,更讓市民避之則吉,造成更多負面的風氣。本文會對私人儲蓄和全面退保這兩方面多作詳述。

## 私人儲蓄

人口老化、中產向下流,可以說是一個全球性在發達地區的普遍現象。香港如是, 美國也一樣。香港現時老年貧窮的情況嚴重,有超過7成都綜接是老年人領取; 有人說,年青一輩的理財情況可能好一點,未來老年貧窮可以得到舒緩。不過, 筆者傾向沒有那麼樂觀,尤其是看到其他發達國家,例如是美國的情況。

08年金融海嘯後,大部份美國企業取消 Defined Benefit,即僱員退休後可按在職年期,每月向公司取得退休金直至離世。去年底,富國銀行(Well Fargo)就中產退休問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34%人士認為要工作至 80 歲,亦有 42%指不可能同時應付日常開支與退休儲蓄,可見美國愈來愈多人憂慮沒有足夠的退休儲備。

關於美國退休生活後的質素,有一個有趣的調查,問:你能否因為突如其來的應急,現在就拿出 2,000 美元出來?答案只有一半退休人士可以拿出。對此帶出兩個現實:(一)退休人士的現金流不足;(二)他們的實質退休生活與想像中存在很大落差。因此大家宜想清楚,退休前要「儲蓄多少」以及退休後要「花費多少」。

亦有個人理財服務網站 Hello Wallet 報告顯示,美國有 60%的家庭累積債務的速度,已超過退休儲蓄速度,債務主要來自信用卡還款、汽車貸款和房屋貸款。當然,美國人的儲蓄率向來偏低,又喜歡「先洗未來錢」,加上債務隔代延續問題,終令退休問題難上加難。

究其這個情況是美國獨有,還是環球性的?筆者認為這跟人性有關。

有一個心理測驗可以說明這個道理;有兩個情景:(一)現在給你 100 元,或一周後給你 101 元?大部份人會選擇立即要 100 元;(二)一年後給你 100 元,或一年零七日給你 101 元?大部分人則會選擇要 101 元。情景一和情景二,同樣是相差 7天,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答案 ? 7天多賺 1 元,即是 1%,年利率就大約 52%,理性地想,應該等 7天;但如果 100 元擺在面前,大部份人的選擇都不會理性。這正解釋了為什麼大部份人儲蓄少,開支高的原因。

既然人類本性就是不喜歡儲蓄,喜歡及時行樂,著重於眼前的利益,多於未來的 複息收益;有見及此,政府可以考慮研究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儲蓄理財計劃,為 退休生活作好部署。

## 全面退保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在經濟學裡面,社會上絕大部份的財富再分配是有成本的 (所謂的 dead weight loss),因此,財富再分配一般不是對社會整體有最大經濟利益 (不是 maximizing benefits)。不過,考慮財富再分配的時候,我認為起碼要考慮以下幾點:第一是成本和利益的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es),利益是社會的公平和公義,而成本是社會整體的經濟損失;第二是,政策的持續性 (像希臘的例子,就是不可持續);第三是機會成本,有沒有更好的替代的政策,使資源能更有效的運用。

第一個問題比較抽象,dead weight loss 雖然是一個經濟概念,但不容易準確量度,而社會公義更難量化,不過,我的感覺是,一般社會共識是,起碼在能力範圍以內,香港社會整體是有些能力去改善現在的情況。

第二點也是相關的問題,很明顯,如果政策是不能持續的,這個政策的代價肯定大於社會所能承受的。無可否認,一般的經濟學者和很多香港的當權者,基於歐美的一些失敗經歷和自身的意識形態,對所有 defined benefit (固定福利)的計劃,都非常懷疑,只會比較願意去考慮 defined contribution (固定供款)的計劃。這個疑慮的重心就是固定福利的持續性,坦白說,要回答這個問題,說易不易,說難不難:不難,是因為計算長遠的開支會否大於整體的收入,只需要

用中學學到的加減乘除,不用大學的微積分等深奧數學;不易,是因為推算會遇到很多的假設(如人口老化的預計等),不過,既然是假設,我們都應該抱著開放和謙卑的態度去討論,摒棄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因此,我認為坊間一些的建議,如社聯早些年所建議的全民退保的方案,雖然不是完美,但是值得去認真討論研究。

一般反對任何全民退保的主因是擔心人口老化所產生的可持續性的問題;用政府統計處的預估,長者(65歲以上)和15-64歲的人的比例,由現在的1:5減低到三十年後的1:2;在這個假設下,坊間所提到退保方案是否真的能有持續性,只需要再仔細研究,例如,香港是否真的有能力承受大幅增加稅項等議題。

不過,很多人忘記了人口老化這個問題是一個階段性的問題,過了幾十年後,當我這一代人老了,社會長者和勞動人口的比例會慢慢回復一個較平衡的水平。

第三個問題是,就算計劃可行,有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政策。首先,全民退保是一個所謂"pay as you go"的方案,意思是說,措施實施後,之前沒有供款的長者可以立刻拿到錢;對於雙親已經不在的中年人來說,除了是要為自己和下一代供款,也變相是要資助社會其他長者,壓力是最大,所以反對的聲音也會最多。

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全民退保的方案,是否要同時取消和兼併了現有的老年綜 援和生果金?而且,把老年福利提高,但會否衍生了很多額外的行政經費和部門 呢?如果這些行政經費大於社會整體的得益(老年福利提高一點),社會便會得 不償失了。其他較簡單的措施,也應否一併被考慮,例如,降低綜援門欖和免除 所謂的"衰仔紙"等。

老年問題愈來愈嚴重,社會上看似有一個共識,去增加資源和正視問題;其中方 法有很多種,如何"用得其所"當然是非常重要,但第一步是存開放的態度去認 真討論每個方案的可行性,盡量避免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偏見。